

正氣歌

CHUNG-CHI-KO

鄭正華 著

星洲大馬路新豐源

正氣歌(京劇)

李岳南改編

*

北京大眾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白塔寺觀音菴)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〇號

北京印刷廠印刷

*

(5026) 787*×1092* 1/32 • 1 9/16 印張 • 37,000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7,000冊 定價：0.16元

8
L

京 劇

正 氣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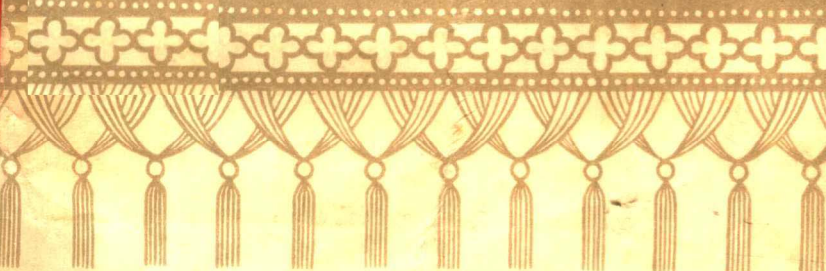
(北京市第一屆戲曲觀摩演出劇本選)

李 岳 南 改 編



北京大衆出版社

2
47
1



前 記

“正氣歌”是文天祥被元朝拘囚後、在燕都獄中所寫的一首長達三百字的長詩。

南宋末年，臨安小朝廷裏面，出現了一羣豪紳地主的代表，如賈似道、董宋臣、陳宜中、呂師孟、留夢炎等，都是逃跑主義者和投降派。他們奴顏婢膝、甘心做民族的敗類，招致了亡國之禍。文天祥看到國家社稷在危急存亡中，便挺身而出，奔走呼號，招納民兵義士，堅決與元朝侵略者鬥爭到底。文天祥雖然沒有成功，但是他那種百折不回、威武不屈、慷慨犧牲的愛國精神，是值得欽敬的。從他當時反抗民族侵略和壓迫者的實踐效果上看，是已經超過了封建階級的利益，而符合了當時廣大人民的利益。因此，他的死深深得到了人民的同情。據歷史記載，當他臨殉節時，“過市，揚揚顏色不變，觀者如堵……南面再拜而死，見者聞者，無不流淚……南人留燕者，悲歌慷慨，相應和為歌，更置酒醑丞相相慰藉。”（劉岳中：“文丞相傳”）甚或“有得其絲履者，寶藏之”（“昭忠錄”）。正像范文瀾先生所說的：“文天祥從容就義，張世傑、陸秀夫苦鬥海上，民軍首領李梓發、黃賢死守南安縣城（江西大庾縣），他們寧死不屈的精神同樣照耀千古。”（“中國通史簡編”中冊）

——關於表現文天祥的戲曲劇本，地方戲曲中，有川劇的“柴市節”。這個劇本出於清末民初，作者是成都黃吉安，因此川劇界俗稱之為“黃本”。由於時代的局限性，黃本“柴市節”帶有相當濃厚的封建色彩和宿命論的觀點，尤其是悲觀消極的情調，削弱了文天祥這一民族英雄的氣概。

解放後，黃本“柴市節”經過了川劇名演員周慕蓮、賈培之、周企何等的整理，基本上肅清了黃本中的不健康的部分，演出的效果相當好了。

京劇“正氣歌”最末兩場：“妻女探監”“柴市殉國”就是參照川劇“柴市節”整理本而改編的。

爲了使觀衆對於文天祥這位民族英雄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所以在“探監”之前，作者又編寫了“兵發潮州”“元酋詭計”“巡營審奸”“苦戰被執”“獄中賦詩”“嚴詞斥敵”及“東宮勸降”七場戲，共九場戲。因此，在人物方面，除了“柴市節”中原有的人物，如文天祥、歐陽夫人、文明、留夢炎、博羅等主要人物外，又添了文的女兒柳小娘、文的部將杜濟、鄒淵、陳龍復、劉子俊、黎貴達，元朝的元帥張弘範（大漢奸）、副元帥龐鈔兒赤，以及漢奸王積翁，潮州逆賊劉興等人物。這些人物，都是見於史傳的。

但是，爲了顧及戲劇的效果，有些人物之間的關係，不得不略加改動和加以必要的捏合，如回朝搬兵一事，並未見於歷史，並且當文天祥五坡嶺戰敗被執之前，陳宜中已經從崖山小朝廷那裏逃跑到占城去了。但是無論如何，陳宜中在歷史地位上，是個逃跑主義者，是個投降派，這是無疑的，因此，就把不肯發救兵支援文天祥的罪過，加在他的身上了。再如黎貴達的謀叛被誅，事在景炎二年（至正十四年）十一月，潮州逆賊劉興被誅，事在祥興（至元十五年）元年十一月，兩人雖非同時被誅，但都有漢奸行爲，因此，也將他倆撮合在一起了。隨歐陽夫人被擄到燕京的，除柳小娘外，還有文的三女兒環小娘，爲了舞台處理的方便，就沒叫環小娘出現。

至於歐陽夫人，在文天祥臨死，到柴市與他相見一節，雖未有歷史的根據，但爲了更烘托出文天祥的滿門忠烈，所以川劇是這樣處理的；京劇本“正氣歌”也保留了這樣的情節。不過，在宋史“文天祥傳”上，却有“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等語。

這個劇本在編寫和改編過程當中，曾得到主演譚富英先生及鄒功甫、張仲傑、金寄水等同志的幫助，才基本達到了舞台演出本的要求，在這裏一併致謝。

雖然，這個劇本在參加了北京市第一屆戲曲觀摩演出後，參考了不少寶貴意見，重新修改了幾次，但一定還有不完整之處，希望在演出中，不斷聽到各方面的意見，有助於這個劇本的繼續加工和提高。

劇中主要歷史人物表

- 文天祥 字宋瑞，號文山，吉州廬陵人。宋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少保信國公，正一品，體貌豐偉。被拘燕市三年（至元十六年十月——至元十九年十二月）而殉國，年四十七。
- 杜 濟 字貴卿，天台人，天祥幕客。性剛猛，官至司農卿，從四品，年約三十餘。
- 鄧 淵 字鳳叔，吉水人，天祥屬將。慷慨有大志，貌癯瘦，官至兵部侍郎，從三品，年約三十餘。
- 劉子俊 字民章，廬陵人。與天祥相友善，官至宣教郎，五坡嶺之敗遇害，四十左右。
- 陳龍復 泉州老儒。沉厚朴茂，老成持重，五坡嶺之役遇害，年七十三。
- 歐陽夫人 天祥夫人。江西空坑之敗，被元兵所執，解往燕都（早於文天祥的被執二年），與二女皆留東宮，服道冠，日誦道經，年約四十餘。
- 文柳娘 天祥次女（天祥有六女二子，四女及長子早夭折）。空坑之敗，陷元，至元十九年天祥就義時，年十六歲。
- 張弘範 字仲嚳，易州定興人。善馬槊，能為詩歌，元朝都元帥，從二品，年四十三。
- 張弘正 弘範弟。元軍先鋒，年四十以下。
- 龐鈔兒赤 元副元帥。
- 留夢炎 宋左丞相。景炎元年（至元十三年），元將唆都陷衢州，留以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降元。
- 劉 興 勾結漢奸張弘範的潮州逆賊。
- 博 羅 元丞相，年約五十餘。
- 王積翁 字良臣，福建福寧人。降元為兵部尚書，正三品，年五十餘。
- 黎貴達 天祥部將。怯懦自私，後謀叛，被誅，年約三十餘。

人物

文 天 祥	龐鈔兒赤	劊子手四人
杜 濬	拉 朮	元 將 五 人
鄒 瀾	博 羅	元 兵 八 人
劉 子 俊	黎 貴 達	宋校尉四人
陳 龍 復	留 夢 炎	宋 兵 四 人
歐陽夫人	王 積 翁	馬 夫 四 人
柳 小 娘	王 彪	二 旗 牌
文 明	宣 使	四 百 姓
宋百姓甲、乙	獄 官	
張 弘 範	獄 卒	
張 弘 正	報 子	

第 一 場 兵發潮州

〔四兵引杜濬、鄒瀾、陳龍復上，劉子俊隨上。〕

杜 濬 海風襲鐵甲，

鄒 瀾
陳 龍 復 熱血染征袍。
劉 子 俊

杜 濬 衆位將軍請了。

鄒 瀾
陳 龍 復 杜將軍請了。
劉 子 俊

杜 濬 丞相即刻升帳，你我帳外伺候。

〔二幕啓，四校尉，四宋兵，二旗牌引文天祥上。〕

文天祥 (念引子)

旌旗遮天，
軍容威嚴，
齊向前，
掃滅胡元，
保定宋河山。(舞座)

杜 濬
鄒 鳳
陳 龍
劉 復
劉 子俊

參見丞相。

文天祥

衆位將軍少禮！

杜 濬
鄒 鳳
陳 龍
劉 復
劉 子俊

啊！

文天祥

(念詩)拚將熱血報國恩，

忍使湖山豺狼行，
叱咤一聲風雲動，
男兒壯志氣凌雲。

鄒、杜、陳三位將軍，今番出兵，在潮州北郊與元軍
交戰，勝負如何？

杜 濬

此次交戰，幸賴鄒將軍率領江西民兵趕到，元兵背腹
受擊，我軍一戰而勝，此乃鄒將軍之首功也。

鄒 鳳

杜將軍說那裏話來，想杜、陳二位將軍，鏖戰已久，
待末將趕到，元兵已成強弩之末。這首功麼，乃杜、陳
二位將軍所立，末將何功之有！

文天祥

三軍用命，將士奮勇，大小將校，俱都有功。

衆

衆人之功也。哈……

文天祥 衆位將軍，自從贛州興師勤王，數載以來，轉戰疆場，幸賴衆位將士，同仇敵愾，奮勇殺賊，胡元爲之喪胆。想此番元兵大敗，必不甘休；況有逆賊劉興等勾結胡元，盤踞潮州。想那潮州，形勢衝要，乃兵家必爭之地，我軍必須先發制人，乘勝攻打，衆位將軍，以爲然否？

杜 沂 丞相所言甚是，不知何日發兵？
鄭 龍 復

劉 子 俊 啊，陳龍復、劉子俊二位將軍。

陳 龍 復 在。

文 天 祥 曾命你等準備戰船，可曾齊備？

陳 龍 復 戰船齊備，等候丞相傳令。

劉 子 俊 陳龍復聽令。

文 天 祥 在。

陳 龍 復 傳令下去，即刻登舟，兵發潮州去者。

文 天 祥 衆將官。

陳 龍 復 在。

衆 丞相有令，即刻登舟，兵發潮州去者。

陳 龍 復 啊！

〔奏排子“大泣顏回”。〕

衆 (唱) 恢復舊神州，

想何日得報國仇？

男兒壯志萬里侯，

統領貔貅，

氣吞斗牛，

疆場上，斬盡胡虜頭！

〔衆圓場下。〕

第二場 元帥詭計

地點 潮州附近。

〔張弘範、龐鈔兒赤上，坐帳。〕

龐鈔兒赤
張弘範

〔唱“點絳脣”〕

保主南征，
掃滅宋庭，
逞威風，天下震驚，
血濺江水腥。

龐鈔兒赤

〔念詩〕勢如破竹誰敢當？

統領雄師渡珠江，
要把嶺南做戰場，

龐鈔兒赤
張弘範

〔念詩〕一心活捉文天祥。

〔張弘範、龐鈔兒赤二人歸座。〕

龐鈔兒赤

啊，張元帥，我等領了聖上旨意，統領水陸大軍二十萬，轉戰南嶺一帶，屢與文天祥交鋒，互有勝負，相持不下。想那文天祥，兩年以前，到臯亭山下，來使我營，被我家伯顏丞相，將他拘留，本想勸降於他，不想他與杜榘逃之於京口，回到閩南，與張世傑、陸秀夫再立二王，與我軍頑抗，此人不除，乃我大元心腹之患也。

〔唱“搖板”〕

文天祥他本是文弱書生，
却不料在江南奄有威名；
自從他在贛州興師動衆，
大元帥的江山難以安寧！

左思右想心不定，
怎奈我一時裏無有計生！

張弘範 啊，龐鈔兒赤元帥，想俺張弘範自歸順以來，未立功。此次我已差人去至潮州，命劉興堅守城池，候我大軍一到，背腹夾攻；料那文天祥，插翅難飛也。

〔拉尤狼狽上。〕

拉 尤 參見二位元帥。

張弘範 命你輔助劉興，鎮守潮州，你回來作甚？

拉 尤 啓稟元帥，潮州失守了！

張弘範 （吃驚）劉興何在？

拉 尤 劉興將軍陣前被俘，叫文天祥給梟首示衆了！

龐鈔兒赤 （大驚）啊！（與張弘範互相驚視片刻，自語）文天祥啊文天祥，江西空坑一戰，擒獲了你家大小六口，押在燕京，所以遲遲不殺，本想招降於你，想不到你忒以的狂悖了！

張弘範 （向龐鈔兒赤）啊！副元帥，那文天祥雖然攻下潮州，殺了劉興；還有那陳家五虎兄弟，駐紮在潮州附近，與文天祥爲敵。他等可助我步騎人馬，渡過海港，將那潮州團團圍住。諒那文天祥，必被我擒。元帥以爲如何？

龐鈔兒赤 張元帥所言雖是，但非萬全之策。依我之見，不如徵選鄉民百名，以爲嚮導，水旱兩路，同時夾攻，可操勝券。

張弘範 副元帥所言甚是。我也曾派舍弟弘正前去各村，捕捉鄉民，怎麼還不見回報？

（張弘正上。）

張弘正 （念）忙將捕人事，報與元帥知。

（進帳）參見二位元帥！

張弘範 命你捕捉鄉民一事，怎麼樣了？

張弘正 啓稟二位元帥，我奉命去至各村，只見家家戶戶，壯丁男子，逃避一空，所剩無非老弱殘廢之輩，皆面帶菜色，行路維艱；末將已將他等鎖拿而來，請二位元帥發落！

張弘範 (向龐鈔兒赤)既然不能帶路，副元帥你看放了他們如何？

龐鈔兒赤 依我看來，放掉不如殺掉！

張弘範 却是爲何？

龐鈔兒赤 殺掉之後，我還大有用處。

張弘範 但不知有何用處？

龐鈔兒赤 將他等殺掉之後，可煎人膏取油做砲，燒燬宋軍營寨，豈不是好！

張弘範 只是這樣做來，恐與我大元不利！

龐鈔兒赤 (不悅)多多殺死這些刁民，才顯出我大元的威風！有何不利！

張弘範 (獻諛地)啊，殺的好，殺的好！是我一時說差了。就此傳令下去，將捕來的鄉民，不分老少，一律開刀。

張弘正 遵命。(下)

(幕後傳來一陣哭叫聲、救命聲，旋又沉靜下來。)

(張弘正上。)

張弘正 斬殺已畢！

龐鈔兒赤 (狂笑)哈哈哈哈哈，再煉人油！

張弘正 遵命。(下)

(幕後一道火光。)

張弘範 啊，副元帥，我又想起一計來了！

龐鈔兒赤 你有何計請講當面！

張弘範 副元帥聽了：

(唱“搖板”)

當今宋室陳丞相，
平日嫉妬文天祥，
不如派人去暗訪，
以南制南困天祥！

寵鈔兒赤 着哇，以南宋人來制南宋人，正合我意。
張弘範 待我去至後帳，與陳宜中修書便了！正是：
（念）各抒妙策錦囊計，
寵鈔兒赤 （念）以南制南好主張！（分下）

第三場 巡營審奸

地點 潮州城內。

文天祥 （內唱“二黃倒板”）

在月下掌紅燈巡營查看，

〔二校尉提燈引文天祥上。〕

（轉“迴龍”）

守潮州，必須要人人奮勇，防範森嚴。

（轉“原板”）

那胡元似豺狼興兵侵犯，
屠城池劫財物踐踏莊田。
恨只恨呂師孟未能奏斬，
賈似道誤國家罪惡滔天。
還有那陳宜中心懷奸險，
留夢炎、呂文煥甘心投元。
我也曾使元營據理論辯，
爲國家歷萬死其志彌堅！
最可歎皇太后不能明鑒，
錯信了奸佞輩坐失臨安！

看！皓月生輝，江山如畫，但願早日掃滅胡元，以收復國土也。

（接唱）常言道養兵千日用兵一旦，

豈忍看衆百姓顛沛流連，

說不盡國仇與民怨，

文天祥矢志要抗胡元！

〔起更，風聲。〕

呀！北風陣陣，鐵甲生寒，不知軍士們夜間寒冷與否？
令俺時刻掛心也。

（接唱）帥義軍和民兵，南征北戰，

但願得，掃烟塵，重整河山。

〔陳龍復上。〕

陳龍復 拿住奸細。

文天祥 在哪裏拿住？

陳龍復 在大營附近，

文天祥 吩咐擊鼓升帳！

衆 遵命！

〔擊鼓聲、排子。鄒淵、杜濟、劉子俊等上。〕

文天祥 將奸細綁上來。

〔綁奸細王彪上。〕

大胆奸細，你奉何人所差，前來窺探我營，還不快快從實招來。

〔王彪裝啞子說話。〕

文天祥 你還想裝聾做啞，瞞混於我。左右，與我搜來。

〔搜王彪。〕

陳龍復 搜出我營陣圖形，丞相請看！

文天祥 （看）果然是我營陣圖形。（向王彪）你從何而得？快與我

從實講來：

〔王彪還裝啞子說話，表示揀來的。〕

文天祥 證據確實，你還想抵賴不成！

衆 (怒)講！

文天祥 左右的，大刑伺候！(左右答應)

王 彪 (懼怕)我講我講。丞相容稟，小人名叫王彪，乃張弘範所派；這個圖形麼，是宋將黎貴達，送與我家元帥的。

文天祥 (審視圖形，吃驚)果然是我軍繪製，交與黎貴達使用。怎麼？我自從派他去堵截元軍，迄今沒有音訊回報，莫非他——(疑慮)

杜 潛 以我看來，黎貴達平日爲人私心甚大，見異思遷，恐明爲保宋，暗已投元，以求富貴了。

文天祥 就命杜將軍立刻派人前往，探訪明白，報與我知！

杜 潛 得令。(下)

文天祥 (向王彪)張弘範有多少人馬，兵紮何處？你如從實說來，免你死罪；如有半點虛假，定斬不赦！

王 彪 小人我講我講：那張弘範帶領水路大軍十萬，水軍自明、秀下海，步兵自漳、泉入潮，已與那陳家五虎兄弟會合了。

文天祥 (想)那龐鈔兒赤何往？

王 彪 已帶領張弘正等，統領大兵十萬，殺奔南嶺而去。

文天祥 (又想)暫與我押了下去！後帳聽審！

衆 是。(押王彪下。)

陳龍復 丞相，以末將之見，我等即刻撤往五坡嶺，結寨據險，招募民兵，以爲後盾，料然無礙。

劉子俊 潮州乃是我等苦戰而得，豈可輕易棄之，依末將之見，

必須拼死堅守，決不讓敵人得逞。

文天祥 二位將軍，不必爭辯，聽那奸細之言，與我軍探馬所報相符，看來元軍分兩路進兵屬實。潮州固須堅守，但那五坡嶺，乃是通粵南咽喉之地，倘有疏虞，則崖山難保矣。

劉子俊 丞相所言極是，只是五坡嶺地瘠人稀，籌糧募兵皆非易事，如何是好？

文天祥 我軍一面堅守，一面派人回朝求援，諒聖上必不能坐視不顧也。

〔衆默然首肯。〕

文天祥 杜將軍聽令。命你速速回朝，稟明皇上，言說我軍堅守南嶺，決不讓敵人南進一步，請皇上速撥救兵軍糧，前來支援。

杜 濟 得令。（下）

文天祥 衆位將軍聽令。劉子俊隨我率領大軍，即刻撤出潮州，兵發南嶺，堅守五坡嶺。鄒、陳二位將軍率領本部人馬，以爲斷後，倘元兵追來，截殺無誤。衆將官！

衆 有。

文天祥 兵撤潮州，直抵南嶺去者。

〔黎貴達內白“且慢”。〕

〔黎貴達“急急風”上。〕

黎貴達 參見丞相。

文天祥 罷了。命你帶領人馬前去堵截元軍，爲何久不回報！

黎貴達 啓稟丞相，末將奉令前去堵截元軍，苦戰數日，怎奈元軍聲勢浩大，難以抵擋。（衆驚）啊，丞相，今日令下，不知兵發何處？

文天祥 兵發南嶺。

黎貴達 末將以爲不可。聞得人言，北朝丞相伯顏，已遣降將張弘範等，統領人馬，浩浩蕩蕩，已抵南嶺，與龐鈔兒赤會合一處，我軍萬萬抵他不過。

鄒 鳳 黎將軍，你何出此言？

黎貴達 不是啊，只因敵衆我寡，懸殊甚大，我軍與他交戰，萬難取勝。

鄒 鳳 黎將軍，昔日在江西地界，我等收復梅州、會昌、零都、寧都，所向皆捷，殺得元軍望風而逃；況且潮州之役，擒殺劉興，元軍爲之胆寒；何言萬難取勝？

黎貴達 鄒將軍所談，都是些小小的爭戰，算得了什麼？怎能與那張弘範大軍相提並論！

鄒 鳳 住口！當此出兵之際，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真乃貪生怕死之輩！

黎貴達 那個貪生怕死？

鄒 鳳
陳龍復
劉子俊 就是你！

文天祥 且慢！你等休要爭論，兩廂退下。

〔衆退下，只留鄒鳳一人。〕

文天祥 (向黎貴達)啊，黎將軍，聽你之言，這兵發南嶺之事，凶多吉少的了？

黎貴達 (見人少，胆更大些)是啊。想那元軍，戰船千艘，步兵二十萬，騎兵驍勇，弓矢鋒利。加之，火箭、油砲厲害非常，還望丞相速速退兵的爲是！

文天祥 (故意地)依你之見，退往何處？

黎貴達 依末將之見，不如退出南嶺，堅守粵南，以逸待勞，以守爲攻，料然無事！

文天祥 敵軍如進逼粵南，又當如何？